



圆梦红色收藏——马华北的红藏情怀

安徽宿州 张凯

日前,我参加了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四山村参加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研讨会,机缘巧合参观了该村的红色收藏品展馆。看似普通却很特别的农舍,摆满了屋满院子的文物藏品。置身其间,仿佛走进一座红色历史陈列馆,令人震撼!据陪同者介绍说,收藏者目前在上海工作。我们眼前所见,仅是他收藏品的冰山一角,他的所有藏品加起来,大约有近十万件之多!不久前,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年轻的收藏家马华北,听他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

马华北16岁时因为家庭原因而被迫辍学,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93年中秋过后,刚满18岁的马华北就来到上海,在一家环卫公司做保洁清运工。尽管这份工作又脏又累,但他十分珍惜。在垃圾清运和环境保洁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夹杂着不少有用物品,比如军衣军帽水壶挎包旧书旧报以及字画等等。他一到这些物品,特别是军用物品,便不顾一切地去捡拾回来,当成宝贝收藏!起初,同事们笑话他,领导也有些不理解。对此马华北则装傻充愣,不多解释。后来,才向领导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大家这才由不理解、看不惯,而心生同情和敬意,并大力支持!

马华北初到上海的那几年,正赶上上海修地铁、房屋拆迁,经常遇到街区市民请他帮助处理废旧物品。这期间,马华北收获不少。特别让他欣喜的是收到不少名人字画,有明清时期的,也有当代名家的。在那个字画价格暴涨的时期,他常常以较低价格把字画从散户那里收购过来收藏好,后来因收购红色藏品急需用钱而不得已售出一些字画。他曾花一万六千元收购过一幅齐白石的画,但为了收购一尊平时很少见到的毛主席全身雕像,他咬牙以低于收购价出手。

多年来,他对图书古玩之类的物品,采取边收购边出售的做法,而对于红色文物,则坚持非必要一件不售的原则。为了盖房、结婚、给父母看病,他将收来的旧书、古玩、紫砂壶、瓷器等利用夜市摆摊销售不少。由于价格比别人便宜,加上品类齐全,一度生意很红火!一次他拣到两万元钱,还给

了失主。失主深受感动,之后和他成了朋友!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近代红色文化、东西方文化、江南文化的聚集地,是一方红色矿藏底蕴丰厚的文化宝地。马华北充分利用上海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十分注重红色文物的回收和珍藏。2013年,上海旧城改造步伐加快,诸多街区居民搬迁,各类旧物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旧货市场。马华北抓住时机,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饭都顾不得吃。这段时间,他收购了不少毛主席塑像、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像章、旧书报、红色文学书籍等等。当然也有的是他人送的。一次朋友告诉他,上海一所大学有几个教师出国,急需处理家中杂物,马华北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几百本旧书,连同字画、古玩、毛主席像章之类藏品,如愿收藏到手。

随着红色藏品越来越多,马华北便萌生了创建红色藏馆的想法。2019年,马华北决定,利用老家的房子创办一个红色藏品馆,发挥红色藏品的应有作用。马华北把想法告诉乡村领导和家人,立即得到支持。接着,马华北开始了办馆准备工作,并加入了上海市红色收藏专业委员会。

2022年,家乡传来喜讯:四山村已列入安徽省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正筹建名人馆,银果寺小学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后勤指挥部红色遗址项目同时立项。这些喜讯极大地鼓舞了这位怀揣梦想的红色收藏家,他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在家乡创办了这座综合性的红色文物展览馆,赓续红色文化血脉!

梦里故乡

安徽合肥 郑业权

昨夜梦回故乡,故乡依旧是当年的景象,一条崎岖的土路,几间低矮的草房,鸭子们在池塘里嬉戏,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门前门口那棵古老的香椿树下站着我年迈的爹娘,一声声唤我乳名,招手示意我早点回家,生怕儿子迷失在他乡。

自从那年戎装远行,已经37个年头,37年对于人生来说,无论如何都算漫长了吧。漂泊的日子许多个夜里,总有一些好像很熟悉但又说不出名字的地方常常出现在梦中,有时是一座山,有时是一条河,有时是一个村庄,有时是一座房子,有时是一个身影,有时也可能就是一个模糊的地方。是啊,回首这平淡无奇却又跌宕起伏的半生,细雨氤氲的江南,风雪连天的塞北,一望无际的平原,飞沙扬砾的沙漠,灯红酒绿的都市,安详静谧的山野,我不记得曾走过多少地方的路,行过多少地方的桥,吹过多少地方的风,看过多少地方的云,然而,心中最清晰、最温柔的那一处风景,终究是故乡。

我的故乡是江淮丘陵上一个不大的村庄,住着八九个姓氏的二十几户人家,因周姓最大,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最早居住于此吧,所以叫周老庄。村东、北、西三面分别与林庄、沈庄和朱槽相邻,村南隔着一口葫芦大塘、几条田埂和一堵城墙便是金牛镇,过去叫金牛街。据史志记载,三国时期这里叫安城,是曹操屯兵的地方,那古老的城墙便是例证,可惜那例证如今已灰飞烟灭,后来安城也因为一个美好的传说而改成了金牛,这两个名字大概都是在喻示着苍生对平安和富足的向往吧。周老庄是金牛下辖的一个自然村,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因此,广义上说,金牛才是我的故乡,只不过当年这短短的千米之隔,其实竟是天壤之别,城乡间的巨大差距,恰恰是我当年拼了

命想离开周老庄的主因。

记得那年入伍的时候,我那个激动啊,心想终于可以离开这又苦又累的地方了,今后一定要好好努力,闯出一片天地,跃出农门。后来,我真的上了军校,当了军官。可我错了,随着在城市生活得越久,对故乡的思念却被拉得越长。那些辗转奔波的日子里,那些不堪炎凉的经历中,每当我疲惫的时候,唯有故乡从不嫌弃,唯有故乡可以毫不吝惜地给我温暖和慰藉。我是多么怀念故乡那香甜浓郁的泥土气息啊,那不时从田垄间传来的号子和秧歌,那些无忧无虑嬉戏打闹的小伙伴,那袅袅升起又渐渐散去的缕缕炊烟。

哦,炊烟,我仿佛真的又看到村头那熟悉的炊烟了,那个冬日的黄昏,放学的小路上,我翘首以待自家屋顶升起的炊烟,那是妈妈在用青春熬煮着岁月的艰难,熬煮着儿女一天天长大的生命,熬煮着,他们就老了,而我们却像那炊烟,一缕缕、一丝丝慢慢地飘啊、飘啊,飘上了树梢,飘离了村庄,飘到了远方,故乡的老屋只剩下父母的爱依然静静地守着这些散去的炊烟,日夜盼他归来,盼红了眼睛,盼白了头发,盼穿了岁月。是啊,我们能拥有现在的一切,不都是因为天下父母殚精竭虑的熬煮吗?我突然明白,所谓故乡,原来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啊,正如一位诗人说的,她是清明的那炷香,她是中秋的那轮月,她是春运时的那张车票,她是不经间流露出的口音,是我们一生都剪不断脐带的血地,是即便永远回不去,也依然叫故乡的地方。

镌刻在心中的“非遗”

湖北武汉 胡蝶

作为一个安徽“游子”,“非遗”听来遥远,但与我息息相关。“徽”字集山水人文于一身,既有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也有和谐典雅的徽建筑,还有闻名天下的徽菜,更有诚实守信的徽商——徽风皖韵在我的生活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我出生于江淮之间的小县城,儿时的记忆有些模糊,但无为板鸭却一直鲜活于我的味蕾之上。至今仍记得,外婆牵着我来到那家狭小简陋的“马记板鸭”——老板手法娴熟,将遍身酱黄、通体流油的板鸭剁成鸭块,整齐地摆在盘中,麻利地倒少许卤汤,再滴上几滴芝麻油,一时间香气四溢,看得我直咽口水。外婆总是嘱咐老板鸭腿不要剁,让我在回家的路上拿着鸭腿啃着吃。

无为板鸭的制作自清朝年间一直传承至今,我的爷爷年轻时就做起了无为板鸭的生意。我曾在老家看到爷爷制作板鸭的过程:以麻鸭为原料,先宰杀、拔毛、洗净、沥干后,放在缸中腌制四五个小时,然后取出放在点燃香木屑的炉子里熏几十分钟,等熏至鸭皮快焦黄时,再拿出放到装满卤水的大锅里,用旺火烧开后,再用文火卤一个多小时,此时香气腾腾,扑鼻而来,板鸭也就卤好出锅了。金黄油亮、醇香味美的无为板鸭成为一大美食名片,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七岁随父母到巢湖生活。友善的老师和同学、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让我很快爱上这个依山傍水的温泉之乡。印象深刻的当数六年级参加的“巢湖市首届中小学美术特色系列教学活动成果展”。美术老师买了一些专门用来绘制的葫芦——这些葫芦个头都不大,一掌可握,表面光滑,是极为古朴的黄色,它们形态优美,具有天然的喜气祥和的美感。老师根据每个葫芦的形状准备了花草鱼鸟和人物等各式图案,让我们把这些图案临摹到葫芦上去。这项“工程”看似简单,实则既考验我们的绘画功底,又历练我们的耐心。葫芦光滑的表面和弧度较大的曲面,一不留神就画歪了,修改起来也颇有难度。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握紧铅笔,调节温度,下笔讲究轻重,随着“滋滋”的声响和淡淡的青烟,葫芦上的图案逐渐显现,变成精美的艺术品,我不禁感叹这葫芦烙画的魅力。这不仅是一场学生的才艺展示,更是教育的传播,在我们心中埋下“非遗”的种子。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我到合肥上中学。合肥是科教之城,博物馆、名人馆、文化馆是我闲暇时最爱之地,而名人馆里“六尺巷”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我和父母利用假期来到桐城市六尺巷,走在用鹅卵石铺成的巷道上,凝望着青砖黛瓦白头墙,触摸着“礼让”石碑坊和“懿德流芳”石碑坊,聆听着张英让地、张廷玉让探花郎的典故,感受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胸襟,体味着“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的张氏家训……家风家训是一个家庭重要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地域文化文明的传承。

我生活中的“非遗”远不止于此:偶然间在书房里拾起的文房四宝,客厅墙壁上的芜湖铁画,一股清新沁人心脾的香茗:祁门红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游人如织的包公园——孝肃祠,餐桌上一道道美味的徽菜……这些看似普通的物质,却透射着“非遗”的气息,传承着华夏五千年历史文明,滋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我们向上向善,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